

上海有条南京路,大名鼎鼎;南京路上有个新雅粤菜馆,鼎鼎大名。今年,新雅迎来了100岁生日。

100年前,新雅诞生于虹口区四川北路上。后来,上海的商业重心开始转向南京路。于是,新雅的老板蔡建卿随即将新雅搬迁到了南京路。当年,新落成的新雅粤菜馆,从高雅的餐厅到宽敞明亮的厨房;从银光锃亮的餐具到光洁无比的柚木地板,堪称当时沪上设备最好、式样最新、面积最大的一流广帮菜馆。新雅开办不久,就成了上海文人、知识分子的重要社交场所,鲁迅、郁达夫、林语堂、林微音等文化名人频频光顾。

据鲁迅日记记载,鲁迅定居上海期间(1927—1936),曾多次前往新雅,其中包括应友人相约和带着妻儿就餐。新雅是鲁迅在上海的重要社交场所之一,不仅是他个人生活的一部分,也成为上海文化史上的一个小注脚。

1928年3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:上午同方仁往别发洋行买《Rubaiyat》一书,五元。往北新书店交小峰信并稿。在新雅茶室饮茗,吃面。

1930年2月1日,鲁

## 百年粤菜馆的文人缘

秦来来

迅应大江书铺创办人之一的陈望道招餐,到新雅茶室赴宴,冯雪峰同往。

2月24日,鲁迅应杨杏佛和李济之的邀请,在新雅茶室与林语堂等人共进午餐,议事。鲁迅在日记中提到:“夜,杨杏佛、李济之招饮于新雅,同席有林语堂”。

1933年12月8日,《申报月刊》编辑为答谢鲁迅撰稿,在新雅设宴招待。鲁迅在日记中提到:“夜,应《申报月刊》编辑之邀,宴于新雅”。

1935年10月27日,鲁迅与许广平、周海婴看电影后,自费到新雅用餐。

京剧大师周信芳之女周易在《在留散国外的子女心里,父亲是永生的》一文中回忆道:“在父亲没有戏的日子,周末他喜欢带我们孩子们上餐馆。往往是在新雅饭店,到了餐馆,他先叫好古老肉,炒虾仁和新雅炒饭。他看我们吃得津津有味,逗着我们,叫我们‘蝗虫’。我想这是父亲最快乐的时光。”

引擎盖冒烟!仪表盘红灯闪烁!文字提示:请立即停车!引擎盖温度高!

以上情况,若是出现在平常上班途中,我会开双跳灯,把车缓慢开到马路边,熄火,求救,等待拖车救援。

但是,这偏偏发生在“春考”第二天早上,我送高三娃赶考的路上。此时,距离考点还有1.1公里,离开考一个半小时。

我的车行进在“袜子弄”——一条细长的马路,像长筒袜,从头到脚一样宽;又像乡村道路,没有交通标志线。而它确确实实是一条交通要道,周围密布着四五所小初高,今天就有两所学校是春考的考场。没地方靠边停车,停在哪里都影响交通。若停,后面接踵而至的送考私家车会按喇叭;若继续开,真不知后果怎么样,会着火吗?会拉缸吗?

我有二十年驾龄,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既不敢自言自语,更不敢告诉车上的高三生,脑子瞬时闪过几个不太好的念头,但车始终未停。我迅速决定,离考点1.1公里,开车3分钟,跑步最多5分钟,先放慢车速到5码左右,慢慢移过去,只要把娃安全送达,就万事大吉。给修车师傅拨了电话求助。小姚师傅判断防冻液水箱缺水,开1—2公里问题不大。我用2倍语速告诉他我的车将停在某处,我会在某处等他来现场处置。

于是,5码的车速开完了我行车史上最长的“袜子弄”。我把车停在考点附近允许停放的路边,带着娃去吃早餐。原来,淡定的老母亲计划带着考生悠闲地吃了早饭再去应考,所以,刚才在车上,还有一个决定便是早饭必须给娃吃上。

高三生似乎没被这一突发事件惊扰,或许她只顾沉浸在或紧张或如梦或淡定的状态里,或许她潜意识里觉得老母亲是无所不能的,她全程无语。

皮蛋瘦肉粥、油条、豆浆……享用完毕,小姚师傅已出现在我车边。把钥匙交给他,我则领着娃穿过马路,目送她走进考场。

此时,老母亲的神经才放松下来。今天是两场考试,一场已顺利通过,另一场又有何难?

宣纸好,千年不腐,贮墨留彩,不改其色。我帮林老师扛着三刀纸朝画室返。他说,他每年春节前夕都要买这样三刀纸。红宣当然是用来写春联,送给亲朋好友,生宣用来自己创作,熟宣用来临摹古画。

## 百年粤菜馆的文人缘

秦来来

宋庆龄女士,虽然笔者未见到资料显示她是什么时候、与何人一起去的新雅,但是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官网展示了宋庆龄收藏的(1934年印行)新雅菜谱,可见她对新雅也是情有所钟的。

1990年,秦绿枝先生对我讲过一件侯宝林“拜师学艺”戚雅仙的轶事。1950年5月1日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正式实施。第二年,由傅骏作词、戚雅仙演唱的越剧开篇《婚姻曲》,“红太阳,当空照,五星旗帜迎风飘……婚姻法,有保障,自由平等乐逍遥”,经由电台、唱片等传播,一时间广为传唱。

1953年,侯宝林先生从北京南下,秦绿枝先生就在新雅设席,欢迎侯先生,专门邀请了戚雅仙同席。落座以后,侯先生诚恳地对戚雅仙说,我是您的老听众了,这次来,要向您学几段戏。侯宝林专程“拜师学艺”学唱越剧,让戚雅仙既意外又感动。果然,侯宝林先生在以后的《戏曲与方言》的段子中,把戚派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中的唱腔编了进去,一时成为佳话。

巴金与19岁女读者陈蕴珍(后以笔名萧珊闻名)在新雅粤菜馆的首次会面,更是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段著名的“粉丝逆袭”的浪漫故事。

1936年,年仅19岁的陈蕴珍是上海爱国女子中学的一名学生,自从读了巴金的小说《家》以后,被书中“觉慧”等角色深深吸引,成为巴金的忠实读者。她能背诵书中的不少段落,并因在校园演出《雷雨》中的“四凤”一角被学校开除。

陈蕴珍以笔名“萧珊”给巴金写信,信中不仅讨论文学,还倾诉个人困惑(如被开除后的迷茫)。巴金以长辈姿态耐心回信,两人逐渐建立信任。半年以后,陈蕴珍在信里写上“笔谈如此和谐,为何不能面谈”的邀约。巴金虽对

年轻读者保持距离,但最终被其真诚打动,约定在新雅见面前。陈蕴珍随信附上自己的照片,她梳着短发,穿白衣黑裙,照片背面写着“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”。这张照片成为巴金辨认她的关键。

巴金提前到达新雅粤菜馆二楼包间,点好茶后静候。他选择“对着楼梯口的厢房”,以便第一时间看见来人。

当梳着短发的陈蕴珍出现时,她快活地说道:“李先生,您早来啦!”并笑道:“您比我想象的还年轻!”巴金则回应:“你也比照片上更像个娃娃。”

这次会面成为两人感情的开端。巴金平易近人、坦率真诚,缩短了大作家与中学生之间的距离。后来,巴金回忆,陈蕴珍的直率与热情让他印象深刻;而陈蕴珍通过巴金的指导逐渐坚定了文学与人生道路的选择。1972年8月13日,萧珊(陈蕴珍)在上海逝世。巴金把妻子的骨灰存放在卧室,夜夜共眠,守护了33年。他在《怀念萧珊》中写道:“这就是她的最后,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。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。”2005年巴金逝世后,家人遵其遗嘱将两人骨灰与玫瑰花瓣共同撒入东海,实现老人骨灰相融、永不分离的心愿。

巴金与萧珊的爱情故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,也是留在新雅最美好的记忆!

新年一过,小寒大寒接踵而至。腊八过后便是年。

我的童年在太原。记忆中腊八这日,奶奶绝早起来忙着泡制腊八蒜——将去掉表层老皮的紫皮蒜头彻底浸入老醋,无须久泡,直接入坛封严。等到除夕晚上端上桌,坛口打开的刹那,蒜瓣给浸润得湛青翠碧,满屋子醋香四溢,年夜饭的序幕亦就此徐徐拉开。

腊八日,当然少不得要吃腊八粥。想起我的太原朋友初次听闻南方人的腊八粥里竟然放肉丁跟蔬菜,大为惊诧。

在山西,腊八粥多为五谷杂粮混煮,前一晚就泡起来。隔日小火慢煮,煮好的粥稠糊糊的。粥才出锅,顾不得烫嘴,盛一碗且吃且丝丝哈哈,我在心里扳着指头数——离过大年还有几天?又有新衣服穿喽!

奶奶好酒,酒量像是与生俱来。她喝酒从不用酒杯,嫌麻烦。父亲隔一阵便要去酒厂打散白汾跟散竹叶青,回来分装进二两的扁口玻璃瓶。奶奶就那么嘴对瓶口,咕咚一口,眼神望向窗外,喃喃自语道:“过了腊八就是年,来年万事皆‘粥’全……”

岁暮风寒,长宵归梦。掐指算来,晋北乡下这个“年”过得可真够漫长。要从腊八一直过到来年的农历二月。

“二月二,龙抬头。”天才蒙蒙亮,全村男女老少举家而动,必须赶在旭日东升之前到达坐落于村东头的文殊寺——据说该寺已有数百年历史,具体始建于代不详。

明清官式建筑风格,飞檐斗拱基本保存完整,这座古建筑近年来广受民间捐资而得以持续局部修缮,渐渐成为村里重要的祭祀场所。

寺院的墙外有一眼深井,井水清冽,四季不涸。正是要从这井里引出龙王爷,美其名曰“龙汲新水”。

不禁想起三四岁时,曾跟着奶奶在

乡下住过的那些日子——正值酷夏,吃过午饭后睡得迷迷瞪瞪,被强行提溜起来,极不情愿地跟着奶奶去往这偏僻幽深之处的古寺。父亲曾给这里捐助过一笔钱,奶奶于是得空便喜欢来此走一走。总是个圆脸大眼、面色微黄的胖尼姑迎来送往。看见奶奶来了,她快步走至那口老井边,将浸了半日的西瓜缓缓捞上来。湿漉漉的瓜皮在阳光下自带金芒,本来嘟着嘴躲在一棵老槐树下的我

立刻来了精神,奔过来探手去摸。那瓜皮凉飕飕带着井水天然的冷意,人于是彻底醒了,在心里暗暗松了口气,还好没白来……

原本每年元宵节才进行的“引龙”仪式,只为求老天爷让庄户人家天平地安,人寿年丰。然而不记得是从哪一年开始,晋北一带的雨水越来越少,连风都带着沙砾。严重时黄沙弥漫,遮天蔽日,刮到眼睛都睁不开。动荡黄风扑面,常常让我想起《西游记》里每逢妖怪出现的那种天气。而最先感知到天气变化的,正是文殊寺外的这眼老井——井沿四周的苔藓,由青绿褪为枯黄,辘轳上的粗麻绳在烈日下望去,仿佛蜷缩起来的焦黑的蛇。

井底的水面,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深不见底的黑暗更深处一退再退。降水量严重不足导致连年旱灾,迫于无奈,就连那掌管布雨打雷的老龙王,也不得不跟着审时度势。

“引龙”这日,远近八乡,家家户户都要美美地吃一顿猪头肉——这猪头乃是除夕夜饭时用过的那只,或腌或腊,连切带剁,酱爆或凉拌。

黑白镜头倒转堆叠,推远又拉近。奶奶的牙齿早已掉光,吃什么只能上上下牙床对付着磨一磨,等于囫囵吞枣。有先见之明的她将一碗预先连炖带煮的猪头肉回笼隔水蒸十几分钟,根本无须咀嚼。嘴馋的我趁人不备偷尝过,入口即化,香而不腻,味道着实不恶。

## 乐活在曲阳

秋声

东坡先生说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我的前半生,从赣江到闽江,又从漓江到乌

龙江,再从秦淮河到苏州河,一直在奔走着。20世纪90年代末,我和家人选择在上海虹口区曲阳路街道安家。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曲阳红火得很。今天的曲阳,尽管老公房多,但人气不减,购物健身十分便捷,尤其让我心怡的当属家附近的曲阳公园。我的退休生活,很多时间都在这里度过。

清晨,我漫步在花间树下,鸟鸣、噪鹛、画眉、金丝雀、白头鹎、四声杜鹃等早起的鸟儿,用一声声欢快的啼鸣,把新一轮曙光迎进园中。欧式花坛与紫藤花架下,音乐爱好者与百灵鸟一同歌唱;喷泉广场旁,群芳凝翠,镜湖映天,舞剑、太极、八段锦,晨练者在欧洲银莲花、夏雪片莲、黄扇莺尾等各色鲜花的簇拥下,如踩云朵,飘然欲仙。廊桥两侧,荷塘幽处,莲花朵朵开。

我常常在园中的一花一草前凝神,一如我对自己堆码的汉字和写就的书法,用相机记录下这些无言的真爱。我想,有灵魂的东西不须多少言语。我常为居于曲阳有这样一座“袖珍公园”倍感欣慰。

台上磨出油油的墨汁来,方才的红宣纸刺啦刺啦裁开,林老师饱蘸笔墨,写下一个个“福”字。他用墨厚,圆润饱满,他解释说,新岁桃符,墨就要浑厚,浑厚则福气饱满,谁不想着让自己家的福气满满呢?看我是个舞文弄墨的人,这一次,林老师送了我一副对联:

谁家门上春色多  
笔下龙蛇气象殊

此联,满含祝福和希望,让人一见尤喜。写完春联,林老师把刚刚买的宣纸储存在他的仓库里,仓库里是两列木架,上面编着年号,架上,是他每一年买的徽宣存货。这样的场景,让我想起滇人存普洱茶。

嘉茗香,徽宣香,皆是岁月芬芳。新岁至,唯愿香满人间。

当鲜活的瑞兽映入眼帘,当吉祥的寓意萦绕心间,年味便在笔墨间愈发浓烈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

风信花溜冰场

(插画) 董培培

## 徽宣跨年,岁岁有祉

李丹崖

林老师有个妙论:这些纸张好比岁月,古人的熟宣,我亦有熟宣来临,历经千百年,熟对熟,好似与古代先贤对话;生宣是清代才开始大面积使用,它的吸墨性是我所喜欢的,更利于展现挥洒自己的笔墨丹青,羊毫狼毫面对生宣,好似与新友试探性会晤,有一个试探和尝试的过程,创作如此,交友亦如此;至于红宣洒金,就好像是熟络到不能再熟络的,把满满的喜悦和金色的祝福送给亲朋好友,不枉他们一年来对我的关心。

听林老师这样说着,他似乎用另一种方式来阐释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。

老街深处,梅花幽幽地吐芳,我肩上的那三刀徽宣也散发着纸张特有的香氛,我想,这应该算是林老师独特的“文艺年货”了。

很多书画家都有囤宣纸的习惯,加水研墨,徽墨满室生香。看墨块在砚

